

文白对照版

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

引與今書文

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。有罪者我得而誅之。無罪者我得而安之。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。衡行謂作亂也。孟子釋書意如此。

四書集註

孟子曰。人不得而安天下之民。民之怨也。孟子於雪宮王曰。

下不安分。上不樂民之樂者。民亦樂其樂。憂民之憂者。民亦憂其

然而不王者。未之有也。樂民。庸樂而民樂其樂。則樂以天下矣。此

吾欲觀於轉附朝儻。遵海而中放于琅邪。吾何吝。而此於牛

也。琅邪。齊東南境上邑名。觀。至。晏子對曰。善哉。問。天子滿

所守也。諸侯朝於天子曰述。述職者述所職也。無非事者。春必

大學章句

大書年蔡
今讀如字

子程子曰。大學。孔氏之遺書。而初學入德之門也。於今可見古篇之存。而論孟次之。學者必由是而學焉。則庶乎其不差矣。

大學之道。在明明德。在親民。在止於至善。

程子曰。親當作新。○大

衆理而應萬事者也。但爲氣稟所拘。人欲所蔽。則有時而昏。然其當推以及人。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。止者。必至於至而不



有定。定而后能靜。靜而后能安。安

一毫人欲之私也。此知

三者。大學之綱領也。止。知

后與後同。後。放此。○止

定。向靜。謂心不放動。安

始。知所先後。則近道矣。

本始所先。末終所後。此結上文兩節之

者。先治其國。欲治其國者。先齊其家。欲齊其家者。先脩其身。欲

其心者。先誠其意。欲誠其意者。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

治平聲。○

也。心者。身之所主也。誠。實也。意者。心之所發也。實其心之所發。致

推極也。知。猶識也。推極吾之知識。欲其所以無不盡也。格。至也。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。勿各而自足也。知至而意誠。意誠而

文白对照版

四书集注

●〔宋〕朱熹注

●方文白话

琼]新登字 03 号

责任编辑:张新奇

四书集注

(方文白话)

朱 熹注

*

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出版

海 南 出 版 社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长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850×1168 1/32 印张:16.5

字数:490,000

1992年9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2次印刷

*

ISBN7-80590-126-0/G·94

定价:14.80 元

前 言

宋祚胤

《四书》由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组成。《论语》是孔门弟子及其后学关于孔子言行思想的记录。《孟子》是孟子与其弟子万章等所作，反映了孟子的主要思想。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本来是《礼记》中的两篇，但是这两篇却受到人们的特别的重视，汉代就有对《中庸》进行专门阐释的著作，北宋司马光，著有《大学广义》一卷和《中庸广义》一卷。据司马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中说，《中庸》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写；而程颐又说《大学》中“经”的部分是孔子的话，“传”的部分是其弟子曾参的阐述。因此，到南宋，它们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一起，成为理学家们崇奉的经典，认为四者合起来，代表了由孔子经过曾参、子思传到孟子这样一个儒家道统。朱熹依据程颢、程颐的观点，为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作了“章句”，为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作了“集注”，合为一书刊行，称为《四子》。后人又称为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简称《四书集注》。

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是朱熹前后经过四十余年，花费了大量心血的代表性著作。他是从二程和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来注《四书》的，加上他确实是个学识渊博的大学者，所以本书突出的特点是注重从思想整体上来把握孔孟思

想。(当然,朱注的文字训诂也是很有价值的。)但是,这同时就不免产生把己意强加给原书的情况,《大学》中朱熹根据二程的意思将各章次序重新调整,并杜撰“格物传”一章补进去,就是明显的例子。

《四书》是用先秦语言写作的,即使有了朱熹的注,对今天一般的读者来说,仍然很不容易读懂。所以本书编译者将《四书》用文白对照的形式排出,白话译文尽可能依据朱注的阐释,而且努力使译文与原文在句法形式上对应起来,既方便读者理解原书意义,又使其能从阅读中学习古汉语。朱熹的注释原来是用夹注排在文中的,不熟悉古籍的读者读起来很不方便,本书编译者又将其一律改成脚注,并把注文按其所注的词句一条条拆开,用现代通行的注号标明,使读者在阅读时能直截了当地找到需要参考的注文。因此,此书对一般阅读和专门研究都是有益和方便的。

目 录

大学

大学章句序.....	(3)
------------	-----

大学章句.....	(5)
-----------	-----

中庸

中庸章句序	(23)
-------------	------

中庸章句	(25)
------------	------

论语

论语序说	(61)
------------	------

读论语孟子法	(64)
--------------	------

论语集注	(65)
------------	------

学而第一	(65)
------------	------

为政第二	(72)
------------	------

八佾第三	(80)
------------	------

里仁第四	(90)
------------	------

公冶长第五	(97)
-------------	------

雍也第六.....	(107)
-----------	-------

述而第七.....	(118)
-----------	-------

泰伯第八.....	(129)
-----------	-------

子罕第九.....	(136)
-----------	-------

乡党第十.....	(145)
-----------	-------

先进第十一.....	(153)
------------	-------

颜渊第十二.....	(164)
子路第十三.....	(174)
宪问第十四.....	(185)
卫灵公第十五.....	(199)
季氏第十六.....	(209)
阳货第十七.....	(217)
微子第十八.....	(226)
子张第十九.....	(232)
尧曰第二十.....	(240)

孟子

孟子序说.....	(247)
孟子集注.....	(250)
梁惠王章句上.....	(250)
梁惠王章句下.....	(269)
公孙丑章句上.....	(291)
公孙丑章句下.....	(312)
滕文公章句上.....	(329)
滕文公章句下.....	(349)
离娄章句上.....	(368)
离娄章句下.....	(387)
万章章句上.....	(406)
万章章句下.....	(424)
告子章句上.....	(442)
告子章句下.....	(461)
尽心章句上.....	(480)
尽心章句下.....	(500)

大 学

大学章句序

《大学》之书，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。

盖自天降生民，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。然其气质之稟或不能齐，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。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，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，使之治而教之，以复其性。此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所以继天立极，而司徒之职、典乐之官所由设也。

三代之隆，其法寔备，然后王宫、国都以及闾巷，莫不有学。人生八岁，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，皆入小学，而教之以洒扫、应对、进退之节，礼乐、射御、书数之文。及其十有五年，则自天子之元子、众子，以至公、卿、大夫、元士之適子，与凡民之俊秀，皆入大学，而教之以穷理、正心、修己、治人之道。此又学校之教，大小之节所以分也。

夫以学校之设，其广如此；教之之术，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；而其所以为教，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，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。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；其学焉者，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、职分之所当为，而各倦焉以尽其力。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，俗美于下，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。

及周之衰，贤圣之君不作，学校之政不修，教化陵夷，风俗颓败。时则有若孔子之圣，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，于是独取先王之法，诵而传之，以诏后世。若《曲礼》、《少仪》、《内则》、《弟子职》诸篇，固小学之支流馀裔。而此篇者，则因小学之成功，以著大学之明法，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，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。三千之徒，盖莫不闻其说，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，于是作为传义，以发

其意。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，则其书虽存，而知者鲜矣！

自是以来，俗儒记诵词章之习，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；异端虚无寂灭之教，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；其他权谋术数，一切以就功名之说，与夫百家众技之流，所以惑世诬民、充塞仁义者，又纷然杂出乎其间。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，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，晦盲否塞，反覆沉痾，以及五季之衰，而坏乱极矣！

天运循环，无往不复。宋德隆盛，治教休明。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，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，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；既又为之次其简编，发其归趣，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、圣经贤传之指，粲然复明于世。虽以熹之不敏，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。顾其为书犹颇放失，是以忘其固陋，采而辑之，间亦窃附己意，补其阙略，以俟后之君子。极知僭逾，无所逃罪，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、学者修己治人之方，则未必无小补云。

淳熙己酉二月甲子，新安朱熹序。

大 学 章 句

大，旧音泰，今读如字。

子程子曰：“《大学》，孔氏之遗书，而初学入德之门也。”

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，独赖此篇之存，而《论》、《孟》次之。学者必由是而学焉，则庶乎其不差矣。

大学^①之道，在明明德^②，在亲民^③，在止于至善。^④

大学教人的方法，在于使人们发扬自己天赋的善良美德；在于使人们弃旧图新；在于使人们达到才德完美的最高境界。

知止而后有定，^⑤定而后能静，^⑥静而后能安，^⑦安而后能虑，^⑧

知道归宿之所在，然后才能有一定的方向；有了一定的方向，然后才能心志清静；心志清静了，然后能

①大学者，大人之学也。 ②明，明之也。明德者，人之所得乎天，而虚灵不昧，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。但为气禀所拘，人欲所蔽，则有时而昏；然其本体之明，则有未尝息者。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，以复其初也。 ③程子曰：“亲，当作新。”新者，革其旧之谓也，言既自明其明德，又当推以及人，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。 ④止者，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。至善，则事理当然之极也。言明明德、新民，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。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，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。 ⑤此三者，《大学》之纲领也。 ⑥止者，所当止之地，即至善之所在也。知之，则志有定向。 ⑦静，谓心不妄动。 ⑧安，谓所处而安。 ⑧虑，谓处事精详。

虑而后能得。^①

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^②

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^③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^④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^⑤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；^⑥致知在格物。^⑦

物格而后知至，^⑧知至而后意诚，^⑨意诚而后心正，^⑩心正而后

安宁闲适；安宁闲适了，然后能考虑周详；考虑周详了，然后能达到最高境界。

任何物体都有根本和末节，任何事情也都有终结和开始，知道什么在先，什么在后，就接近于最合宜的方法和目标了。

古代想要使天下人人都能发扬自己天赋的善良美德的人，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；想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，先要整肃自己的家庭；想要整肃自己的家庭，先要修养好自身；想要修养好自身，先要端正自己的心志；想要端正自己的心志，先要诚实自己的意念；想要诚实自己的意念，先要极大地丰富自己的知识；丰富知识的途径，在于穷究事物的道理。

穷究了事物的道理，知识就丰富了；知识丰富了，意念就诚实了；意念诚实了，心志就端正了；心志端

①得，谓得其所止。 ②明德为本，新民为末。知止为始，能得为终。本始所先，末终所后。此结上文两节之意。 ③明明德于天下者，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。 ④心者，身之所主也。 ⑤诚，实也。意者，心之所发也。实其心之所发，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。 ⑥致，推极也。知，犹识也。推极吾之知识，欲其所知无不尽也。 ⑦格，至也。物，犹事也。穷至事物之理，欲其极处无不到也。 ⑧此八者，《大学》之条目也。 ⑨物格者，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。知至者，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。 ⑩知既尽，则意可得而实矣。 ⑪意既实，则心可得而正矣。

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^①

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^②皆以修身为本。^③

其本^④乱而未治者否矣。其所厚^⑤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^⑥

正了，自身也就修养好了；自身修养好了，家也就整肃了；家庭整肃好了，国家也就治理好了；国家治理好后，天下也就太平了。

从天子到老百姓，一切都以修养自身作为根本。

其根本紊乱而未节想治好，是不可能的。应该重视的反而轻视，应该轻视的却很重视，是从来没有的事。

右〔以上〕经一章，^⑦盖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述之。其传十章^⑧，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。^⑨

《康诰》^⑩曰：“克^⑪明德。”《大甲》^⑫曰：“顾^⑬天之明命。”《帝典》^⑭曰：“克明峻^⑮德。”皆自明也。^⑯

《尚书·康诰》说：“能够发扬自己天赋的善良美德。”《太甲》说：“经常顾念着这个天赋的善良德性。”《尧典》说：“能够发扬伟大崇高的美德。”这些都是要人们自己去发扬天赋美德。

①“修身”以上，明明德之事也。“齐家”以下，新民之事也。物格知至，则知所止矣。“意诚”以下，则皆得所止之序也。 ②壹是，一切也。 ③“正心”以上，皆所以修身也。“齐家”以下，则举此而错之耳。 ④本，谓身也。 ⑤所厚，谓家也。 ⑥此两节结上文两节之意。 ⑦凡二百五字。 ⑧凡千五百四十六字。 ⑨凡传文，杂引经传，若无统纪，然文理接续，血脉贯通，深浅始终，至为精密。熟读详味，久当见之，今不尽释也。 ⑩《康诰》，周书。 ⑪克，能也。 ⑫《大甲》，商书。大，读作泰。 ⑬顾，谓常目在之也。睠，古是字，犹此也，或曰审也。天之明命，即天之所以与我，而我之所以为德者也。常目在之，则无时不明矣。 ⑭《帝典》，《尧典》，《虞书》。 ⑮峻，《书》作俊。大也。 ⑯结所引书，皆言自明己德之意。

右传之首章，释“明明德”。^①

汤之《盘铭》^②曰：“苟^③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^④”《康诰》曰：“作新民。^⑤”《诗》^⑥曰：“周虽旧邦，其命惟新。^⑦”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。^⑧

商汤的浴盆上刻着：“如真每天洗涤污垢，刷新自己，就要天天地刷新，并且每天不间断地刷新。”《尚书·康诰》说：“鼓励自我刷新的人。”《诗经》上说：“周国虽然是个古老的国家，她所接受的使命是除旧布新。”所以，古代的圣人做什么都能达到完美的颠峰。

右传之二章，释“新民。”

《诗》^⑨云：“邦畿^⑩千里，惟民所止^⑪。”《诗》^⑫云：“缙蛮^⑬黄鸟，止于丘隅^⑭。”子曰：“于止，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不如鸟乎？”^⑮《诗》^⑯云：“穆

《诗经》说：“帝王京都一千里，是百姓安定的居处。”《诗经》又说：“黄鸟缙(mián)蛮而鸣。栖宿在草木茂密的山湾。”孔子说：“在应该归宿的地方，便知道那是自己的归宿地，这一点，难道人可以不如禽鸟吗？”《诗经》说：“思虑深远的文王，啊！光明而端庄，归宿于善良。”作为

①此通下三章至“止于信”，旧本误在“没世不忘”之下。②盘，沐浴之盘也。铭，名其器以自警之辞也。③苟，诚也。④汤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恶，如沐浴其身以去垢。故铭其盘，言诚能一日有以涤其旧染之污而自新，则当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，又日新之，不可略有间断也。⑤鼓之舞之之谓作。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。⑥《诗》，《大雅·文王》之篇。⑦言周国虽旧，至于文王，能新其德以及于民，而始受天命也。⑧自新，新民，皆欲止于至善也。⑨《诗》，《商颂·玄鸟》之篇。⑩邦畿，王者之都也。⑪止，居也，言物各有所当止之处也。⑫《诗》，《小雅·缙蛮》之篇。⑬缙，《诗》作绵。缙蛮，鸟声。⑭丘隅，岑蔚之处。⑮“子曰”以下，孔子说《诗》之辞。言人当知所当止之处也。⑯《诗》，《文王》之篇。

穆^①文王，於緝熙敬止！^②”为人君，止于仁；为人臣，止于敬，为人子，止于孝；为人父，止于慈；与国人交，止于信。^③《诗》^④云：“瞻彼淇澳^⑤，菉竹猗猗^⑥。有斐^⑦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^⑧。瑟^⑨兮僩^⑩兮，赫兮喧兮。有斐君子，终不可諠^⑪兮！”“如切如磋”者，道学^⑫也。“如琢如磨”者，自修^⑬也。“瑟兮僩兮”者，恂慄^⑭也。“赫兮喧兮”者，威仪^⑮也。“有斐君子，终不可諠兮”者，道盛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也。^⑯《诗》^⑰云：“於戏^⑱前

人民的君王，要做到仁义；作为臣子，要做到工作严肃认真；作为儿子，要做到孝顺；作为父亲，要做到慈爱；和朋友往来，要做到诚信。《诗经》又说：“远望淇水河畔，绿竹翠翠苍苍。那文质彬彬的君王，他治学修身，就像在切着、磋着坚硬的骨角，就像在雕着、磨着精美的玉石。他严密而刚毅、伟大而显赫。叫人永远不能忘。”“如切如磋”，用来比喻治学的态度；“如琢如磨”，用来比喻品德的修养；“严密而又刚毅”是说行为谨慎、警惕；“伟大而显赫”，是说仪容威严可畏可以教人模仿；“文质彬彬的，叫人永远不能忘”，说的是他道德高尚，才能完备，百姓因此不能把他忘掉。《诗经》又说：“哎呀！不会忘记从前的文王、武王。”后世的

①穆穆，深远之意。 ②“於緝”之於，音乌，叹美辞。緝，继续也。熙，光明也。敬止，言其无不敬而安所止也。引此而言圣人之止无非至善。 ③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。学者于此究其精微之蕴，而又推类以尽其餘，则于天下之事，皆有以知其所止而无疑矣。 ④《诗》，《卫风·淇澳》之篇。 ⑤淇，水名。澳，於六反，隈也。 ⑥菉，《诗》作绿。猗，叶韵音阿。猗猗，美盛貌。兴也。 ⑦斐，文貌。 ⑧切以刀锯，琢以椎凿，皆裁物使成形质也。磋以鏼錫，磨以沙石，皆治物使其滑泽也。治骨角者，既切而复磋之。治玉石者，既琢而复磨之。皆言其治之有绪，而益致其精也。 ⑨瑟，严密之貌。 ⑩僩，下版反，武毅之貌。 ⑪喧，《诗》作嘽；諠，《诗》作諵；并况晚反。赫喧，宣著盛大之貌。諠，忘也。 ⑫道，言也。学，谓讲习讨论之事。 ⑬自修者，省察克治之功。 ⑭恂，郑氏读作峻。恂慄，战惧也。 ⑮威，可畏也。仪，可象也。 ⑯引《诗》而释之，以明“明明德”者之“止于至善”。道学、自修，言其所以得之之由。恂慄、威仪，言其德容表里之盛。卒乃指其实而叹美之也。 ⑰《诗》，《周颂·烈文》之篇。 ⑱於戏，音呜呼，叹辞。